

上海古籍出版社

女大当嫁



故事新编丛书
醉花阴IV

女大当嫁



故事新编丛书

醉花阴IV

策 划 史良昭 田松青
撰 写 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宽 乐维华 李 健
郑拾风 胡 真 洪智均
徐 奋 梁建民 蒋星煜
版式设计 田松青 严克勤
责任编辑 田松青
装帧设计 王 伟

故事新编丛书·醉花阴 IV

女 大 当 嫁

本社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96,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592-9

I·1314 定价: 11.30 元

出版说明

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工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其中也可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因为我们的丛书名《故事新编丛书》正是来自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所以我们先“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不仅仅是指引用的形式，在实际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鲁迅的序言与其说是一篇序言，毋宁说更像一篇檄文——引用他序言中的一些话，以表明我们至少还没有数典忘祖。

从六朝时的《汉武故事》为正统文人所不屑，到鲁

迅的《故事新编》中的几篇也曾被文学批评家扣以“庸俗”的罪名，即便是现在的几种文学辞典里，你也可能找不到“故事”这个辞条。虽然“故事”这种通俗文学体裁自从其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它以不拘一格的内容和平易近人的形式，多少年来一直深受平常百姓的喜爱。当诗歌、散文、小说等传统文学体裁在受到现代化媒体的强烈冲击下寻找出路时，故事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焕发着青春。

我国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她记载了我们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但是，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古籍似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遗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文言文的难读难懂，大大束缚了古籍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所以现在，我们推出这套《故事新编丛书》，就是想借用故事这种通俗易懂、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向广大读者介绍我国古代的奇闻逸事、历史事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话传说、风俗人情、诗词曲赋、花草鸟兽……，让读者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领略到现代化社会中无法体验的古典风情。

这里推出的一套4本的“醉花阴”系列，都是由我国的古代名剧改编而成的故事集。其中《春风十里》描写的是古代妓女的爱情生活故事，《尘封的日子》则荟萃了一系列古代的社会人情故事，《找回蓝天》讲述的是为民除害雪冤的公案侠义故事，《女大当嫁》顾名思义当然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在每个故事里，我们还插入了一些和故事情节相关的古代木版画和戏剧原文，可谓古色古香，图文并茂。这样，读者在阅读生动有趣的故事的同时，还能一睹我国古代戏曲和艺术的风采。

故事前的故事(代前言)

公元 759 年，也就是大唐乾元二年的某日，生活穷困的大诗人杜甫刚度过了自己虚龄四十八岁的生日。杜甫虽然早已娶妻生子，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妻儿与他已分别好久了。饱经磨难的诗人已是中年，头发也慢慢地变得稀疏起来。最近又从华州掾的官任上被放至秦州客居，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生日里，他是写不出什么欢快的诗作了。

可闷在屋里也不是一回事，杜甫想，那就出去走走罢。不久便来到了一片荒地。那里绝对没有什么“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撩人景致，只有几棵塔菜可怜地歪着。“这年头有几棵菜吃可真不错啊！”杜甫顺势就蹲下身来，带了几分怜惜的神情凝望着它们。

“这位老人家，您喜欢吃这菜就摘些去罢。”杜甫先是只当没跟自己说话，可看看自己的衣着头发和粗糙的手，他立即明白这是女主人对自己的一番好意。“喔！我只是看着这菜新鲜，是您种的？”杜甫一边抖抖下裳上的土，一边回过头去答女主人的话。只见一个

素衣素裙，不施粉黛的女子拿着一把本不该由她拿的小镰刀在地里不紧不慢地剃着菜。

“是，是的。”女主人有点羞涩又有些伤感地低下了头。

“你年纪轻轻的，干吗在此地剃菜呢？丈夫打仗去了么？”

“唉，老人家，一言难尽哪。”女人把最后剃下的那棵菜放进篮里，“我的命好苦啊……”说着说着，就用她破旧却仍显干净的衣袂拭了几下眼睛。

“我们家在遭丧乱之前是名门望族，我也算是爹爹和老娘亲的掌上珠。荣华富贵在我看来并不是重要的，可生活在我家里我格外开心，因为我可以撒娇任性，也可以读书弹琴，一切都顺着我的性子来。”

“那你有否许配人家？”杜甫关切而诚恳地追问。

“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三年前安禄山起事的前夕，老爹爹把我许配给了城西的刘郎。刘郎我是早有耳闻的，是城内的名才子，婚后也还算美满。刘郎也很晓得体贴，从不让我受累遭气。

“可丧乱之后，爹被夺了官职，家中从此破败。我的两个哥哥去充军，都裹尸而还。无奈何家中已穷到连下葬都无法承担的地步。唉，想想做官到了这种境遇，不是梦还能算什么呢？”

“刘郎呢？他不能帮帮你家么？好歹也算一家人嘛！”

“自从爹爹被贬谪，这个负心之人便开始渐渐厌恶起我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后来他倒跟我开诚布公地说了自己的心思。”



“他莫非看中的是你的家境,故而才有感情上的如此变故?”

“老人家说的一点不错。他休了我转而又娶了另一家富户之女。我成天以泪洗面,可他哪里知道!我缺衣少食,他又何尝关心!我摘花不戴,不上妆台,为的却又是什么呀……”女主人说着,不觉泣下,渐渐地不成声起来。

见她如此,杜甫觉得自己实在不便安慰,只得默然离去。一边走,诗人一边不觉也淌下一掬泪水。是同情佳人,还是同情有相似遭遇的自己,他搞不清楚。“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样的人命真苦啊……”

或许在离乱之世,才子佳人这样的悲音会多些;而这些在《女大当嫁》中说给你听的故事,大概会比杜甫眼里看到的浪漫、有趣一点。

目次

出版说明·····	1
故事前的故事(代前言)·····	1
墙头马上·····	1
娇红记·····	10
女状元·····	26
双珠记·····	34
文星现·····	59
彩楼记·····	77
风筝误·····	95
春灯谜·····	121
西园记·····	134
竹坞听琴·····	163
玉簪记·····	172
绿牡丹·····	193

墙头马上

唐高宗时代，工部尚书裴行俭的一位公子，有个漂亮而贴切的名字：“少俊”。他确实年轻而英俊，好学能诗，才貌双全，可就是择配要求高，二十岁了，还没有合适的女孩子被他看中。要不是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他怎么也不会碰上一次机遇，求得一位称心如意的夫人呢！

那天唐高宗偶然驾幸西御园，看到满眼花木狼藉，十分扫兴。当即下诏裴行俭，要他到洛阳去选购奇花异卉，趁时栽植和嫁接。裴行俭上了年纪，奏请高宗允许儿子代替他去洛阳，高宗允准了。裴行俭便派家人张千一路服侍少俊前去。

裴少俊去的时候正赶上上巳节。这天洛阳繁花似锦，王孙仕女都倾城出动，郊外的大道上，宝马香车络绎不绝。裴少俊并不是太喜欢热闹的人，而且王命在身，也无心去郊外凑趣，想的是尽快寻得名花异卉回京覆命，因此便骑了一匹玉骢马，带着张千在洛阳城内漫无目的地游逛。

洛阳城内名园不少，但都被墙隔开。一般只能看



到枝头红花和攀墙凌霄，偶而看到墙内雕梁画栋的楼台一角，就算好运了。也是天公作美，骑在马上的裴少俊经过一处古园时，漫不经心地向墙内一望，正巧园内绣楼上也有一位美貌娟秀、服装艳丽的小姐正朝他这边瞅。四目相对，也不转瞬，反而甜甜地相对一笑。墙外，张千看在眼里，连忙对公子说：“舍人，你莫要惹事，还是到城外去走走吧！”墙内，小姐身边一个丫头模样的小妞儿，也劝小姐回阁里去，小姐只当没听见，自顾自笑迷迷向墙外的裴少俊脉脉传递信息。碰上这位胆大的小姐，少俊勇气倍增，吩咐张千从随身行囊里取出砚台纸笔来，要给那小姐写个简帖。张千想公子敢情疯了，就提醒少俊：“公子，你写这纸条被人抓住，挨一顿打是少不了的。”裴少俊笑着说：“你这傻子！你送去，碰上别人，你就说是买花籽的，碰上小姐，你就把简帖交她。”张千想这也不妨事，便答应了。裴少俊果然好文才，一会儿功夫就写成一首七绝，交给张千，还再三叮嘱：“如小姐看了欢喜，你就招手；小姐生气，你就摇摇头，我就明白了。”墙外主仆的细微动作，被楼上人看得很清楚：裴少俊写简帖，张千接过，直往花园走来。小姐何等乖巧，猜也猜出了几分，于是连忙吩咐丫头下楼去迎接张千。

这位落落大方、热情似火的小姐，也生



【金盞花】兀那畫橋西，猛聽的玉聰嘶。便好道杏花一色紅千里，和花掩映美容儀。他把烏靴挑寶鐙，玉帶束腰圍。真乃是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在官宦人家。她姓李，名千金。父亲李世杰，算是皇族，做过京兆留守，因为讽谏武则天，贬为洛阳总管。本来李世杰同裴行俭也曾谈过儿女亲事，因为李世杰贬到洛阳，就不再提起。这天，李世杰因事外出，只剩下夫人、女儿和丫头、嬷嬷在家，李千金才如笼中飞出的鸟儿，得以在后花园楼头尽情玩赏春光。那贴身丫头叫梅香，同千金名为主婢，实则是无话不谈的密友。当她急匆匆赶到园门时，张千正轻轻叩环呢。

梅香开了园门，张千赶快扬了扬手中简帖，亲切地叫声：“姐姐，请问这里有花籽卖么？”梅香问：“谁要买？”张千朝那边一指：“喏，马上那位公子就是。”梅香心里明白，故意接了一茬：“我得问小姐去！”便瞟了一眼裴少俊，远远叫声：“小姐，有位相公写了个条儿，说要买花籽哩！”边叫边跑，跑回楼上去了。张千看到好事已露端倪，就朝少俊那边招一招手，少俊看到张千手这一招，登时如奉圣旨纶音，轻勒缰绳，抖扬一鞭，玉驷马也知趣地得儿得儿朝张千处跑去。

楼上，盼得着急的千金从气喘吁吁的梅香手里抢过纸条一看，上写四句诗：“只缘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看了又看，暗想这书生胆子可不小哩，待我也回他几句。她在书桌前坐下，笔墨是现成的，句子也像早已想好。只见她不加思索，就在微香的粉笺上也写上四句，交给梅香送还相公去。梅香调皮地眨眨眼说：“你还没说花籽肯卖不？”千金说：“都写在上面了。”梅香说：“哪有这样买卖花籽的！还是送给老夫人作主吧！”千金发急，脸登时红了，只好凑在梅香耳边说了几句，梅香半笑半嗔地

说：“我早看出你们才不是谈买卖的呢！”说完，给千金做个鬼脸，一溜烟跑到后园门。

裴少俊也在那里等得急了，他从梅香手里接过粉笺，只见上面有几行娟秀恭正的字迹：“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撚青梅半掩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千金作。”这首和诗如此明快大胆，使得裴少俊大喜过望，便急切央求梅香告诉他如何赴约为好。梅香也把千金的筹划告知少俊，因为后园门入夜就由嬷嬷下锁，进出不便，只有夜跳粉墙一条途径了。

男二十，女十八，也不知过了多少个上巳佳节，似乎谁也没留意年年上巳是什么时辰天才黑尽的；也没留意上巳之夜月亮是甚么模样。这天，裴少俊、李千金都埋怨天黑得太晚，月亮也出得太迟。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下来，一钩新月和颗颗星星在深蓝的天幕出现，暮春的缕缕寒气又幽幽然从后园的花木丛中渗透出来。李千金在绣房内倒是暖烘烘的，不觉得寒意；粉墙外的裴少俊却不免有点抖抖瑟瑟，一则是出于春寒，一则是有点紧张，专等墙内传来一丝信息。很久，粉墙内传来轻轻的咳嗽声，这是梅香约定的信号。裴少俊连忙招呼张千，把他托过粉墙。

梅香按小姐的叮嘱，搀着裴少俊，轻分翠竹、踏稳苍苔，生怕惊起园中鸟叫。两人屏着气，在星月微光下挨到了小姐绣房。梅香



【紅芍藥】他承宣馳驛奉官差，來這裏和買花栽。又不是瀛洲方丈接蓬萊，遠上天台。比畫眉郎多氣概，驟青驄踏斷章臺。



把少俊送进绣房之后，沏一杯香茗，在小姐耳边嘻笑两句，就轻盈地飘出房去，随手把门掩上了。

少俊对突然降临的幸福，有些手足无措。他首先向李千金叙说身世，李千金也把自己的家庭情况述说了。谈起彼此父亲的大名，两人都从自己父亲闲谈中偶尔听到过的；在自我介绍之后，话题就转入相互爱慕的内容了，你称赞我的诗，我赞美你的貌；你剖白一见钟情的心声，我倾诉读到和诗时魂灵儿飞向半天的欢乐……

正当这对少男少女灯前初尝爱情之果的甜蜜而神驰魂飞的时候，突然守卫在房门外的梅香发出一声叫喊：“小姐快吹灯，嬷嬷来了！”裴少俊听了正不知所措，门外一个苍老的声音接话了：“吹啥灯？我早已听见了。”那个冲破好事的嬷嬷，满脸正经地推开房门跨了进来。裴少俊、李千金吓得赶紧跪了下来，央求嬷嬷不要张扬。千金说：“嬷嬷，把我俩私放了吧，我俩至死也不敢忘恩。”出乎千金意料，没读过孔孟之书的嬷嬷，脑瓜子比冬烘先生还顽固。她一反平日的恭顺相，“义正词严”地骂小姐伤风败俗，扬言定要禀告老夫人。裴少俊情急智生，忽地立起身，撒起泼来：“好吧，到老夫人面前，我就说是你在花园外碰到我，说有花籽卖，把我引到这里来的。”梅香也很知趣，接过话茬，附和说：“我也可以作证。”这一下可把嬷嬷吓蒙了。三张口咬着地，才叫百口难辩哩！这一吓，她倒开了窍：他们李家的事，关我作奴才的屁事？乐得放走，做个好人，他日能图个好报也说不定。就这样，李千金收拾了随身衣物和一些金银首饰，当晚就随同裴少俊私奔了。

李千金在洛阳躲了几夭，等裴少俊办好公事就双双回到了京城。裴少俊害怕严父责怪，把千金偷偷地藏在后花园，谎说在里面闭门读书，谢绝一切客人。裴尚书只派一名院公去照料公子起居，老两口也从不到后花园去。裴少俊就在后花园与李千金过着神秘、避世的夫妻生活。全家除张千、院公外谁也不知内情。

真个是“侯门深似海”，整整七年过去，裴尚书夫妇对实情全然不知，还当儿子在后园安心读书哩！七年，李千金已同裴少俊生了一对小儿女，儿子端午生的，叫端端，六岁；女儿九月九生的，叫重阳，四岁。小家伙聪明伶俐，可也听话，从不敢出后园一步。

偏偏又是一年清明节到。裴尚书因畏风寒，不能亲去扫墓，叫裴少俊陪同母亲前往，自己在府内闷坐半日，甚感无聊。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想起儿子七年苦读，不知他的文章长进多少了，就吩咐张千陪他到后园去。张千心里着急，先是劝他不要走动；劝不住，只好硬着头皮陪他进去，唯一希望院公能在后园门口用三寸不烂之舌拦住老爷。刚穿过一段桃红柳绿的小径，一眼望见后园园门洞开，张千是有心人，一看，呆了，情况比他想象的还糟。院公正在门口同两个小孩追逐游戏哩！裴尚书不用说也瞧见了，当时还以为园外孩子窜到园里来玩耍，心头已有几分不



【上小樓】恁母親從來狠毒，恁父親偏生嫉妬。治國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突？幸得個鸞鳳交，琴瑟諧，夫妻和睦，不似你裴尚書替兒嫌婦。

高兴,因为他是禁止任何外人入园的。

张千察颜观色,连忙咳嗽一声,给远处的院公传个信息。院公朝这边一望,明白了,但一时哪有对策,只得哄着端端、重阳赶快入内。这两个小孩平日被管得严严的,好不容易今日抓到一个妈妈疏忽的机会,跑到后园口看看新世界,正着迷呢!院公越催,他们越不肯走。

尚书走了过来,院公满脸尴尬地上前施礼,尚书问:“这两个孩儿是哪家的?”端端抢先回答:“裴家!”尚书再问:“哪个裴家?”端端全不理睬院公、张千在旁挤眉弄眼,答道:“裴尚书家。”院公急了,连忙打岔:“谁不知道这是裴尚书家。你们已经摘了几朵花,还不快走!”重阳拉拉端端说:“哥哥,走,告诉妈妈去。”说罢,就朝后边房里跑去,院公想阻拦也拦不住了。裴尚书看到事有蹊跷,也迈开步子跟着两个小孩向后边走去。迎面就是裴少俊的书房,“吱呀”一声,有一个青年妇人在关书房的门。裴尚书好生气恼,问院公:“这是哪家妇人?”院公支支吾吾还想遮掩:“这个妇人偷了两朵花,被老爷碰上,……”李千金见状,明白大半,索性开了房门,对裴尚书深深施礼,自我介绍:“妾身是裴少俊的妻子。”裴尚书追问:“谁是媒人?下了多少钱财?谁主的婚?”李千金低头不语。裴尚书指着端端、重阳问:“这又是谁家孩子?”李千金正要答话,院公抢先回答:“老爷,您该欢喜才是。一文财礼不花,讨来这个如花似玉的儿媳,还生了这一双聪明伶俐的小儿女。”裴尚书气极,“呸”了一声:“这妇人分明是娼优酒肆之家的。”李千金也受不了委屈,辩道:“妾身也是官宦人

家，不是下贱女人！”裴尚书被她一顶撞，更恼了，嚷着要把她送官。李千金也不服硬，说：“就是送到官里，也不会把我打成风尘烟花之流。”正闹得不可开交，裴少俊和他母亲上坟回来了。少俊看见父亲发怒，跪在地上求饶，但也打不动尚书半点。尚书一个劲骂李千金伤风败俗，千金回道：“我只爱一个裴少俊。”骂她“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她回道：“这姻缘是天赐的。”裴尚书几曾碰过这样的钉子？要打也不是，要送官也不是，只好硬逼裴少俊写一纸休书，把李千金休掉；那两个小儿女却硬扣了下来。裴少俊眼睁睁看着夫妻、母子分离，伤心不已。他借赶考的由头，瞒着父亲，悄悄地把千金送回洛阳家去。

李千金回到洛阳不久，父母接连去世，所幸家里还留有宅舍庄田，勉强温饱。她每日就同梅香一起打发光阴。楼还是楼，墙还是墙，李千金最怕登楼，也最爱登楼，一想起当年裴少俊墙头马上情景，心里一阵酸一阵甜。那天，梅香正在后园采花，听到后门毕毕剥剥有人敲门，忙问是谁，答：“我！”声音好生耳熟。半开门一看，裴少俊一身秀士装束，笑迷迷叫声“梅香！小姐好么？”梅香故作不认识，叫他等着，赶快回去告诉千金。千金听说秀才打扮，心想看来他科场不得意，倒要见他一见。

裴少俊同她一见面，亲亲热热地叙说思念之情，表示重归于好之意。千金冷笑道：“我李千金还敢再朝火坑里跳么？”裴少俊只好直说：“我已中了状元，出任洛阳县尹。我父亲已闲居在家，特要我来接你。”李千金听说裴少俊做了官，火气上来，骂道：“做官又怎么样？